

# 从搬迁者到致富者

## 雅鲁藏布江畔 小康村见闻

新华社记者黄裕、吴瑞、陈尚才

桃花怒放，柳树新翠，春日的雅鲁藏布江河谷生机盎然。

明媚春光中，35岁的村民次旺平措给记者算了一笔收入账：装载机租赁一年收入15万元，政策性补贴、旅游收入5万多，去年家庭收入超过20万元。“与在墨脱的生活相比，不知好了多少倍。”

这里是西藏林芝米林县羌纳乡西嘎门巴村。由于生存环境恶劣，2003年6月，墨脱县甘登乡的40户140多人搬迁到此。经过多年的发展，这里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走进村民贡桑家，200平方米的小楼充满民族特色，现代设施齐全。旅游高峰期，每天就有三四批游客来此做客，体验门巴族的文化风俗。

“我们与旅游公司签订了合同，打造文化广场和民俗体验。14户体验家庭月收入3500元，其他参与家庭月收入3000元；文化广场上每个摊位日销售100至300元。”村党支部书记珠扎说。

西嘎门巴村位于219国道旁，前往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必经此地，不少村民借此吃上“旅游饭”。

为增加群众收入，村里还采取“公司+支部+群众”模式，将1200亩土地流转引入林芝银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村集体累计增收19万元，群众累计增收72万元。同时，村里引进种植车厘子2000余棵，预计2020年产量达到6000斤，群众可增收30万元。

2018年底，西藏25个贫困县(区)在完成考核验收后，正式宣布退出贫困。这其中就有米



▲西藏林芝米林县羌纳乡西嘎门巴村村民贡桑的妻子卓玛带着孩子走在村前平整的水泥路上，路两旁栽种着车厘子(4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侯捷摄

林县，包括贡桑家在内的29名贫困村民也在这一年全部脱贫摘帽。2019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3万多元。

村民白玛丁真家曾是贫困户，刚搬迁时，对自身发展不着急。“我们是搬迁户，觉得政府会管我们。”他回忆说，“后来，看见别人跑运输、搞旅游风生水起，我再也坐不住了。”如今，

白玛丁真家住进了二层新楼，开了家庭旅馆，还将装载机、挖掘机外包，年收入20余万元。

“说来说去，还是要靠自己。”珠扎说，如今村民自我发展动力越来越足，都积极寻找致富门路。

受益于精准扶贫、小康村建设等政策，全村群众翻新或新建了住房，实现了自来水入户、人

畜分离等，村村面貌焕然一新。“环境优美、生活富足，我们对未来的发展愈加有信心。”次旺平措说。

2019年，米林县持续推进脱贫攻坚提升工作，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现代休闲农业等产业，不断巩固提升脱贫成效。截至年底，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1.98万元，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为7843.63元，分别同比增长了13.49%和57.75%。

作为一个藏族、珞巴族、门巴族杂居的小康村，各民族团结帮扶、守望相助，已成为村民共识。

从事藏纸制作近20年的多登，多年前入赘到西嘎门巴村。在他带领下，村里成立了藏纸工艺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成集藏纸、藏香生产和旅游参观体验为一体的项目，让30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没有团结什么都没有，有了团结就有了合力。”珠扎介绍，在动员群众流转土地、发展庭院经济和乡村旅游时，村民们都积极配合，相互帮忙。

藏族姑娘卓玛当年在林芝打工时，认识了憨厚的门巴汉子贡桑，嫁到了西嘎门巴村。村民用自己的方式祝福这对新人，盖新房时大家都来帮忙，带着卓玛上山采挖虫草、药材等。“我们家庭妇女一起采挖虫草、松茸，大家在摊位上相互帮忙卖土特产，乡里乡亲，相互帮扶，共同富裕。”村民白玛次吉说。

西嘎门巴村的农牧民群众，靠着自己的双手扎根雅鲁藏布江畔，从昔日的搬迁者成了如今的致富者。

新华社拉萨4月8日电

美姑一路向北，奔腾不息。

记者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县城出发，来到支尔莫乡的狮子山脚下，著名的“悬崖村”——阿土列尔村勒尔社就藏在云端上。

微风送来阵阵清冽的花香，寻香而去，是一大片脐橙林。“你们来得不是时候，橙子都摘完了。”驻村第一书记帕查有格笑着说。这片2016年种下的脐橙树，从去年开始已成为村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顺着林边小路拾级而上，记者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一条长长的钢梯前。

路，从这里变得“硬核”起来。

阿土列尔村有四个社，除牛觉社在山下，其余都在半山腰。从山脚到位置最高的勒尔社，垂直高差800米。2016年11月之前，村民出行全部依赖“天梯”——17段架设在悬崖峭壁上，由藤条、木棍编成的藤梯，成年人上山要耗费两三个小时。

2016年5月，凉山州和昭觉县共拨款100万元，将藤梯升级为钢梯。全村人花了7个月时间，把总重量120吨的6000多根钢管背上了山，最终建成了这段宽1.5米、总长度2.8公里的钢铁“天梯”。

钢梯共有2556级，每一级都由两至三根钢管组成。前四分之一，钢梯大约呈60度角，单手抓住扶手攀登还算轻松。之后的路越来越陡，有几段几乎垂直，只能双手握住上方的钢管，手脚并用爬。背着各种采访设备的同事，步子越来越慢。

“你还不错嘛，之前有人在这里被吓哭过。”帕查有格指着一处从悬崖架空伸出去的小平台说。他表情轻松，步伐敏捷，自从2015年12月担任阿土列尔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以来，已在这条路上走过400多趟。

一路走，一路拍，当地村民一个半小时能爬完的“天梯”，记者花了7个小时，到达“悬崖村”时已近傍晚。

65户人家分散在一片相对平缓的山坡上。土豆、玉米不久前刚种下，地里已“铺”上一层绿色的嫩芽。

我们当晚借宿在村民某色达体家。他家的土坯房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虽然老旧，但收拾得挺整洁。

过去，这户人家靠玉米、土豆糊口，家里有4个孩子，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自从藤梯改成了钢梯后，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做起了生意：先是卖方便面、饮料等小商品，后来干脆办起了民宿。民宿虽然条件简陋了些，但床铺干净、生活方便，还配备了无线网络。

小女儿某色拉作今年17岁，在昭觉县中学读初一。“过去村里没有学校，进出村子得爬藤梯，家人不放心我去上学。”11岁那年，拉作长高了，攀爬藤梯不再那么让人担心，父母将她送去莫红乡中心校读书。2014年，“悬崖村”建起了自己的勒尔小学，拉作也转学回来。

最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学校推迟了开学时间。没有网课的时候，她就和母亲一起去山下帮游客背东西。二三十斤的负重对她来说稀松平常，背一趟能挣150元钱。

如今的“悬崖村”，有了安全稳定的供电，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4G网络实现全覆盖，许多村民用上了智能手机。村里还开了10家小卖部和一家酿酒厂。

记者在爬钢梯时，遇到几名正在直播的年轻人，最早对外传播“悬崖村”小视频的“悬崖飞人”某色拉博如今已“退居二线”，专心做起了导游。“现在我的粉丝量跟他们比差得远。”他指着身旁几名衣着时髦的年轻人说道。

“悬崖村”的夜很黑也很静，唇边的呢喃能被风送到很远。

星空下，帕查有格和我们聊起村庄的历史。阿土列尔村最早可追溯到元朝时期，这里气候温和，日照时间长，土地肥沃，易守难攻，如同世外桃源一般，一代代居民便在此繁衍生息，安居乐业。

凉山民主改革后，大凉山一步跨千年，交通条件也逐步改善。然而“悬崖村”却一直因为独特的地理条件无法修路。艰难的出行条件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也把这里的人们困在了停滞的时光里。

直到脱贫攻坚的春风吹进“悬崖村”，人们开始拥抱新生活。去年这里的游客量近10万人，村民们通过开办小卖部、接待食宿和售卖蜂蜜、花椒、脐橙等方式获得旅游收入近百万元。下一步，凉山州文化旅游集团还准备在“悬崖村”建一条观光索道。这更加坚定了大家对发展旅游业的信心。

帕查有格告诉记者，按照县里的计划，阿土列尔村84户贫困户和特土社所有农户都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至昭觉县城周边安置，某色达体家也在其中。

“如果搬下山，旅游收入就没了；可是县城那么好的房子，谁看了都喜欢。”过去巴不得搬下山，如今又舍不得。搬还是不搬？这个问题让某色达体“苦恼”。

在拉作眼里，县城虽好，但吵吵闹闹；这里虽然偏远，却美丽无比。她相信，如今她一定能在这里活出与祖辈大不相同的模样。

夜深了，某色达体在院子里面对山搭起了两顶帐篷，满天繁星近得似乎伸手可及。这一夜，“桃花源”里的我们都睡得沉静甜美。

(记者吴光于、杨华、刘海、薛晨) 新华社成都4月8日电

# 「天梯」上的巨变

新华社记者蹲点大凉山「悬崖村」见闻

## 苗寨吊脚楼里的“居家产业”



▲贵州省雷山县郎德镇也利村的村民在采摘吊脚楼里种植的香菇(3月13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70岁的苗族老人余国柱一直在与土地打交道，但在过去的七八个月里，他却搞起了“居家产业”——在自家住房里种香菇。

余国柱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也利村人，居住的是一栋建于10多年前的二层木楼。虽然家里有7口人，但儿子、儿媳常年在外务工，平时只有他和老伴在二楼居住，一楼用来堆放农具等物品。

“去年8月，在一楼种了600棒香菇，因为缺乏经验，挣了不到3000元。”他说，今年又种了1600棒香菇。

他家住房的一楼面积约70平方米，整齐排放着4个菌架，每个菌架有6层，每层都长满了香菇。

“一个菌棒可采摘4次，每次能采1斤左右鲜菇，每斤保底收购价2.5元，除去成本，纯收入6元以上。”最早倡导“产业进家门”的也利村村支书杨晓生说，“余国柱家1600

棒至少纯收入1万元。”

兴“居家产业”是郎德镇巩固脱贫成果的一项举措。

雷山县总人口不到17万，苗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占总人口逾91%。2014年以来，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中药材、茶叶、食用菌等产业，4.86万余贫困人口在去年全部“清零”。

“产业发展要因地制宜、因人施策。”杨晓生说，苗族群众居住的大多是二层楼房，过去一楼用来养牲畜，近年来实施“人畜分居”后，一些人家用来堆放杂物，还有不少空间闲置。同时，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老人在家增收不易。

“居家产业”有效缓解了这两个问题。“木架子是自己搭的，保温用的塑料膜总共花了500多元。”余国柱说，饭后饭后抽空就能照着香菇，夜里睡觉也不用担心暴雨、冰雹。

当地政府安排了技术人员对农户进行培

训，还免费安装了监控系统——智能菇房助手。

“系统对菇棚实时监控，一旦温度过高或过低、湿度过大或过小，就会自动报警。”杨晓生说，接到报警后，技术人员会上门指导。

为解决销售问题，雷山县还组建了一家县级专业合作社，除为农户提供菌棒外，还负责回收食用菌，并开发“香菇脆”等深加工产品，给农户吃下“定心丸”。

目前，雷山县已有280多户农户在自家吊脚楼下种食用菌，计划在全县100个苗寨进一步推广。

“最近进入采摘季了，大家每天都在采菇，合作社上门收购。在家里就能挣钱，安逸！”余国柱说，现在他已基本掌握了香菇管理技术，今年有信心实现产量和质量“双提升”，过上更好的生活。

(记者杨洪涛、罗羽) 新华社贵阳4月8日电

# 四十万亩沙棘将「进驻」南疆助脱贫

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8日电(记者张晓龙、李志浩)天山南麓，空旷的山前戈壁朔风阵阵。一台大马力拖拉机咆哮着行驶在起伏、满是碎石的荒滩上。拖拉机身后牵引着的植树机开沟、挖坑，后面跟着的农民把树苗栽入树坑、覆土压实。就这样，一株株沙棘幼苗种进了光秃秃的戈壁荒滩，成了这不毛之地上的风景。

“别看环境恶劣，沙棘却能活下来，何况我们乌什县原本就出沙棘。”林管站干部吐尔洪·克依木站在几行细弱的幼苗旁，幼苗的高度还未及他的腰部。

“再有5年，树上就会挂上黄澄澄的果子！”吐尔洪就出生在新疆南部这座名为乌什的县城，干了半辈子林业工作的他显得信心满满。

乌什县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西部，北与吉尔吉斯斯坦接壤。全县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59.9%，戈壁占27.6%，谷地平原仅有12.5%，俗称“六山、三滩、一分地”。这里去年才摘掉“贫困帽”。为巩固脱贫成果、增加农民收入，乌什县决定规模化种植耐旱、耐旱、耐盐碱的沙棘，打造规模化生产基地。

乌什县林草局工作人员介绍，从今年起到2022年，县里计划在3年内先后种植15万亩、10万亩、15万亩沙棘，加上从2007年陆续种植的沙棘，3年后，全县人工种植沙棘面积将接近50万亩。

如吐尔洪所言，乌什县托什干河谷地分布着10万亩的野生沙棘。2004年，乌什县曾被国家林业部门授予“中国沙棘之乡”称号。

不过，野生沙棘林长在多水的河谷地带，而人工沙棘林则需要干涸的戈壁生存。

“沙棘头两年灌溉非常关键，县里整合了林草、农业、水利等多个部门项目，修建灌溉渠道，引来冰川融水，再借助滴灌或喷灌，让种在戈壁、山区的沙棘喝足水。”吐尔洪说。

根据乌什县的规划，在新种植沙棘中，由国家项目投资种植的部分，交由刚脱贫的农民组建的合作社进行规模化经营；由企业投资种植的部分，政府将积极鼓励企业招聘当地农民参与管护、采摘及深加工等工作。

沙棘有“第三代水果”之称，在海外市场广受消费者欢迎。近几年，基于其营养成分，沙棘在国内也得到市场认可。目前，乌什县已成立、引进多家沙棘加工企业，生产沙棘原浆、沙棘果汁、沙棘油、沙棘茶等产品，并成立沙棘研究中心，培育新品种。

3年前，山东商人杨日强在乌什县成立一家沙棘深加工企业。他包地种树、投资建厂，利用沙棘果榨汁、沙棘叶制茶、沙棘籽炼油。尽管新建的生产车间部分设备还没到位，但3月末杨日强已接到数百万元的产品订单，唯一需要他担心的是沙棘种植面积，“光我们一家企业，每年就需要5万亩沙棘才能满负荷生产。只有快速推进沙棘生产基地建设，才能真正解决企业产能‘吃不饱’的问题，给农民、合作社和企业带来更大效益。”